

塗鴉迎上新科技



HK人與事
朱昌文

日前應朋友邀請，參加了法國五月藝術節一個活動。內容除了推介法國美食的法國傳統市集之外，還展出由法國數碼藝術家安東納·傅黑諾 (Antonin Fourneau) 原創的互動藝術品「水燈塗鴉」，它是一座由數千個LED燈組成、遇水發光的互動裝置。再由香港藝術家何文蕙即席在「水燈塗鴉」的屏幕上，繪畫出一幅名為「萬物友愛」畫作，筆者初次見識，開了眼界。

安東納·傅黑諾別具心思的原創藝術品，靈感來自多元文化及流行風俗，作品體現於不同類型和形式。「水燈塗鴉」這座體積相當大的數碼裝置，可運用畫筆、海綿、水槍等工具蘸上清水，然後在屏幕上隨意繪畫，便能交織出一幅又一幅科技與藝術交融的塗鴉作品。當水分越多，屏幕上的燈便會越亮。而當水分蒸發或抹乾後，LED燈便會自動熄滅，屏幕又再成為一幅可讓人自由發揮創意的大畫布。想不到的是，「水燈塗鴉」的創作靈感是來自於這位藝術家一次往中國旅行期間所發現的「地書」——一種蘸水在地面上書寫古文和詩詞歌賦的書法。

藝術家何文蕙「即席揮毫」，在「水燈塗鴉」的屏幕上繪畫一幅名為「萬物友愛」的作品，主題強調保育和愛護動植物的重要性。只見神情輕鬆的她手起筆落，揮灑自如，不消多久，一幅描繪兔子和老虎等動物的作品便畫成了，博

得圍觀的人齊聲讚好。我想，塗鴉用上新科技產品「畫布」，代替建築物的牆壁，成為塗鴉愛好者大顯身手的另類工具。

「塗鴉」一詞是英語 Graffiti 的中譯，是由意大利文借用得來，意思是「亂寫」，通常是指在街道或公共場所的建築物牆壁上隨意繪寫圖畫或文字。街頭塗鴉文化首先出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經過多年的發展，塗鴉文化今天已經散布到世界各地。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曾灶財是一個熟悉的名字，他是街頭塗鴉者，幾十年來他毫不厭倦地在港九各區的建築物牆壁以及天橋底、燈柱等地點用毛筆橫七豎八的書寫中文字句，內容多是講述自己及其家族的過往事跡。

至於何文蕙的「入行」和成名經過，與曾灶財大不相同。據她說，她在香港修讀過平面設計課程，曾經任職相關的工作。十幾年前，她到意大利旅遊，初次接觸到街頭塗鴉藝術，覺得很有趣，便一下子喜歡上了，於是她潛心努力學習。二〇一五年，她參加一項公開畫牆比賽，即場創作一幅作品，得到冠軍，令她大為鼓舞。過去幾年，她曾為許多建築物包括中學母校繪寫大幅壁畫，廣受好評，知名度也日益提高。

今天，人們對塗鴉文化的價值比諸過往有較普遍的肯定，認為作為一種街頭藝術形式，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包括表達社會議題，交流文化，塗鴉作品可以跨越語言、地域和種族等差異，讓人們更好地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加上獨特的視覺效果，可增添城市的生氣和活力等。



人生在線
高曉琪

生活中，我最經常被人質疑的一件事就是——「你是理科生？」和「你竟然是理科生？」其實，我知道，大家的潛台詞是，理科生這都不會？白學了！

我想說，即使是理科生，也分好多大類和專業。理科生中有對數字敏感的、有對物理入門快的、也有對化學試驗特別有靈感的，但是我一個曾經高考考生物的孩子要怎樣才能打破大家對數理化才是理科的傳統偏見呢？畢竟生活中基本不會出現脫氧核糖核酸有什麼用和山頂洞人不是我們的祖先這樣的話題。

比如我，高中數學學得一塌糊塗，但是高等數學的成績還是拿得出手的；從素描畫正方體開始啟蒙美術的我，在面對數學幾何題時，完全看不懂圖形；熱愛美食然而搞不清楚各種食材和調味料的比例，但也能照葫蘆畫瓢不至於做出黑暗料理；熱衷於研究各種美容護膚產品卻又只認識碳、氫、氧、

我是理科生

鐵、鈣等幾個化學元素，等等等等，數不勝數。在生活中，我搞不清楚的理科問題更是俯拾即是。比如有親戚家的電水壺壞了，想讓我給看看，我當場表示不懂電路。在朋友家做客，其小女想請教一道化學題，我也表示阿姨的化學僅限於不要讓自己一氧化碳中毒的水平。至於我家娃的數學，按照現在課本的教學進度，我可能也就只能輔導到小學畢業後就光榮「退休」了。

當然，日常換個電池燈泡之類我還是會的，畢竟正負極符號和瓦數還是能看懂的；還有被外國人譽為「一股來自古老東方的神秘力量之中式找零錢」技能，我長期水準穩定且分厘不差。當然，我最擅長的還是排列組合。運用到生活中，這項技能可簡單理解為一堆原本塞不進行李箱的雜亂物品，我會利用各種摺疊、分類、排列等手段，把它們都分配進去。畢竟我童年的自我數學啟蒙是「研究」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先生的「燒水泡茶的兩個算法」，讓我從小就對合理分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此還要感謝一下我的母親大人及其親妹妹，當年（此處不可具體描述年份，畢竟容易暴露年齡）由於她老人家

工作繁忙無暇照顧我，把我送去外公家，母親大人的親妹妹也就是我小姨此時正忙於高考，家人出於對高考生「熊貓」般的待遇順手丟了一本華羅庚先生的書讓學齡前兒童的我自己研究，理由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提前學習高考時就用得上。而我，只研究了「燒水泡茶的兩個算法」後，就由於智商和識字水平都跟不上而放棄了。

距離我參加高考，也過去了二十幾年，回想起當年的學習考試經歷，也是頗有感悟。最後，值此二〇二三年高考結束之際，我這個「偽理科生」祝廣大考生都能以優異的成績被自己心儀的學校和專業錄取。華羅庚先生說：「勤能補拙是良訓，一分辛苦一分才！」不管學文科理科，聰明與否並不重要，學歷高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對待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態度，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學識全身心投入，為平凡的工作崗位帶來不平凡的貢獻、讓忙碌的生活煥發有趣的生機。你們只管腳踏實地努力，只管實事求是地踐行，用你們無窮的智慧和力量為祖國的強大添磚加瓦！

棄船



▲英超球隊曼城的徽章。

資料圖片



英倫漫話
江恆

英超冠軍曼城早前擊敗意甲門國際米蘭，奪得球隊史上第一個歐冠冠軍，實現了本賽季的「三冠王」偉業，但有多少人曾留意曼城徽章上那三桅帆船圖案以及其背後隱藏的意義？

最近作為曼城長期球迷的英國傳記作家西蒙·哈滕斯通發表了一篇評論，就對徽章上三桅帆船提出質疑。他在文章中寫道：當我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便得到了人生中第一枚曼城足球徽章，其設計精美華麗，一艘金色的船在波浪上揚起風帆，下面有一朵蘭開夏郡的紅玫瑰，它們全都鑲嵌在天藍色中，那艘船尤其讓我印象深刻。雖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徽章一度被改動，新增加了一隻巨大的老鷹，看起來像散發着納粹主義的氣息，之後老鷹又被拿掉使徽章恢復了原樣，那耀眼的金船卻始終未變，而半個世紀以來，我也從未問過關於這艘船的來歷。直到有一天朋友提醒我，這艘船與足球無關，而是與歷史上曼徹斯特最賺錢的業務有關，即大英帝國時期穿梭於幾大洋的萬惡奴隸貿易，那些船上運送的貨物，要麼是由奴隸生產，要麼就是奴隸本身，這讓我無比震驚。

文章還提到，曼聯的徽章也是如此，一艘同樣的金帆船漂浮於著名的紅魔上方，該徽章採用於一八四二年，雖說當時大英帝國已廢除了奴隸貿易，但得益於長期以來商人與美洲的奴隸主和他們的棉花等種植園建立的貿易聯繫，曼徹斯特得到蓬勃發展，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當地棉紡廠的數量高達上百家，以至於曼徹斯特被稱為「棉都」，但這絕非一個光彩的詞彙，那裏充滿黑人奴隸的血和淚，而是恥辱的象徵。

就在哈滕斯通發表評論前不久，英國《衛報》創始人約翰·愛德華·泰勒被揭露涉入奴隸貿易，也為他的質疑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一八二一年，泰勒在曼徹斯特創辦《衛報》前身的時候，他的另一個身份是知名棉商，他與進口美洲奴隸生產的原棉的公司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在十一位投資者中至少有九個與奴隸貿易有關，例如他與其中一位投資者喬治·菲利普爵士

在牙買加共同擁有一家以奴隸為勞工的種植園。當時美洲加勒比海和巴西的奴隸採摘的原棉被運到英國港口，在蘭開夏郡的工廠變成商品和紡織品，然後運往世界各地出售，棉商們從奴隸貿易中大量獲利。用哈滕斯通的話說，船隻幾乎是每個故事的核心，它不僅是曼徹斯特貿易的象徵，也是奴隸制和剝削的象徵，但「奴隸制的產物竟如此巧妙地植根於我們的文化中，以至於我們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透過足球隊的徽章來慶祝它」，這實在可怕。

哈滕斯通的話沒有錯，這艘船作為城市圖騰，如今仍然裝飾着曼徹斯特許多著名的老建築，像是曼徹斯特大學、玉米交易所、米德蘭銀行等等，但大多數人對它的歷史卻一無所知，更不必說進行反思。很多學者認為這樣是不對的，英國歷史學家大衛·奧盧索加就提議把帆船標誌去掉，「曼徹斯特作為一座歷史名城，是不少偉大科學家、藝術家和發明家的故鄉，素以勇敢和創新而聞名，完全可以用其他圖案來取代。」他的主張得到社會的響應，比如近年一些機構就改以蜜蜂作為曼徹斯特的標誌，代表着這座古老的工業城市的勤奮、再生和創造力等。至於足球隊層面，如今已很少有球隊的徽章上包含船隻，那些直接捲入奴隸貿易的港口城市的足球隊，像布里斯托爾、倫敦和利物浦，都避免將船作為徽章的圖案（儘管布里斯托爾流浪者隊的旗幟上有海盜）。

曼徹斯特歷史學家加里·詹姆斯指出，棄用三桅帆船圖案的意義遠不止於

此，它將帶動其他與奴隸貿易相關的標誌的認識和反思。例如著名的普利茅斯之錨 (Plymouth Anchor)，它的名字源於英國南部海岸城市，這個長約五點五米，重達四點五噸的鐵製錨，最初就是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用來固定載運非洲奴隸的船隻。在英國禁止奴隸貿易的法律生效前，普利茅斯之錨固定了最後一艘名叫「海軍準將」的奴隸貿易船，該船由一名英國商人購買，載運了近五百名奴隸到美洲。如今普利茅斯之錨的雕塑矗立在其誕生地，臨近「五月花號」啟航遺址，時刻提醒人們勿忘那段黑暗的歷史。

再如，英國從事奴隸貿易的船隻會掛上一面特殊的旗幟，通常是一個紅色的矩形，上面有一個白色的人形圖案，以表明他們載運的是奴隸。當年英國人販賣奴隸以「三角貿易」著稱，即由英國出發，載運商品到非洲，然後用商品換取奴隸，或由非洲出發，載運奴隸到美洲，以及由美洲出發，載運商品回到英國的三條路線。此外，英國一些建築物和地名，例如倫敦的「黑人之家」(Blackfriars) 和「白人之家」(Blackwall) 以及利物浦的「奴隸區」(Slave Quarter) 等，也都是奴隸貿易的遺產。

正如曼徹斯特詩人萊姆·西賽所說，有些東西一旦被看到，就再也無法視而不見。現在既然知道了這艘船的來歷，就是該思考如何對待它的時候了，還有什麼比重新製作曼徹斯特城市標誌和球隊徽章更好的方式呢？

一日三秋，奈何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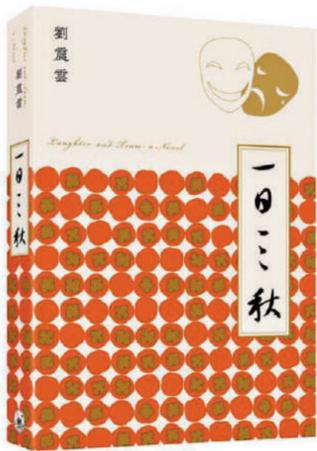


黛西札記
李夢

下一周，著名作家劉震雲攜新書《一日三秋》繁體版來港，分享他對於創作和生活的思索。

劉震雲曾憑藉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獲二〇一一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在其最新長篇《一日三秋》中，作者繼續傾心書寫故鄉延津以及延津城中幾代普通人的普通故事，沒有特意描摹大時代跌宕起伏，也沒有過度戲劇化的敘事，而是從六叔的畫作說開來，借畫中人講身邊人，由小人物的離合悲歡種種，映照廣袤生活的苦樂、蒼涼及至無常。

《一日三秋》筆法和語調依舊幽默，像劉震雲此前的作品那樣笑中帶淚，不同之處在於，新作添多魔幻現實意味，除了交代人與人的關係，也談人與神明、傳說與真實、歷史與當下的關係。真假、虛幻纏繞在一起，打破虛幻與現實間的壁壘。這般隨性的筆法，是作者對於既有寫作模式的大膽突破，也為劉震雲小說的讀者帶來從未經歷的閱讀體驗——如同書中原本在延津豫劇團拉弦子的六叔，忽然迷上了作畫；畫中盡是後現代的場景，畫者本人卻並不以為意：「這些名詞我也不懂，我就是隨心畫開去。」



►《一日三秋》繁體版。

「隨心」，不單可解釋六叔創作的心態，也是書中主角如陳長傑、櫻桃和李延生的處世倚靠。三人本是豫劇團《白蛇傳》主演，陳長傑演法海，櫻桃和李延生分別演白娘子和許仙。後來，戲外的櫻桃嫁給了戲裏的法海，婚後不如意，因為一把韭菜上了吊，死後附在李延生身上，催促他山長水遠地離開故鄉去往異鄉，找陳長傑討尋公道……書中三位主角還有櫻桃和陳長傑的兒子明亮，都是不管不顧的性格，有些《水滸傳》中男女的匪氣和霸道，盡性隨心，跌跌撞撞走在並不平坦的生活路上，眼見事，而是從六叔的畫作說開來，借畫中人講身邊人，由小人物的離合悲歡種種，映照廣袤生活的苦樂、蒼涼及至無常。

「笑話」貫穿全書始末，喜劇與悲劇的關係，更引人深思。為了不被花二娘的山壓死，延津城人人都要學會幾個笑話。用人命堆出來的笑話，是笑書也是哭書，如同《白蛇傳》的唱詞：「奈何，奈何？」喜劇每每以悲劇作底，悲與喜的邊界在書中不斷地模糊、重構。如是混融糅雜、百般不得其解的意味，或許，才是生活的最真實。

懷舊風味



市井萬象

美都餐室 (Mido Cafe)，是一間雙層型的舊式街角茶餐廳，位於油麻地廟街六十三號的唐樓內，曾是多部香港電影和電視劇的取景地。它於一九五〇年一月開業，直至今日仍保留一九五〇年代的裝潢，見證着香港飲食文化歷史，除地下外更有當年十分普遍的二樓雅座，可以瀏覽廟街及樹樹頭的街景。餐室以焗排骨飯、蓮子鴛鴦冰聞名，餐單與平時茶餐廳的不同。不少遊客都會專程到餐室感受香港傳統風味。

香港中通社

